

蔡东藩／著

宋史演义

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巴蜀书社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张杰 何玲点校

蔡东藩 著

宋史演义

巴蜀书社

责任编辑：梅锦辉 谭晓红
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·宋史演义

蔡东藩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1/32

印张：233.5 字数：5858千字

1996年1月第一版

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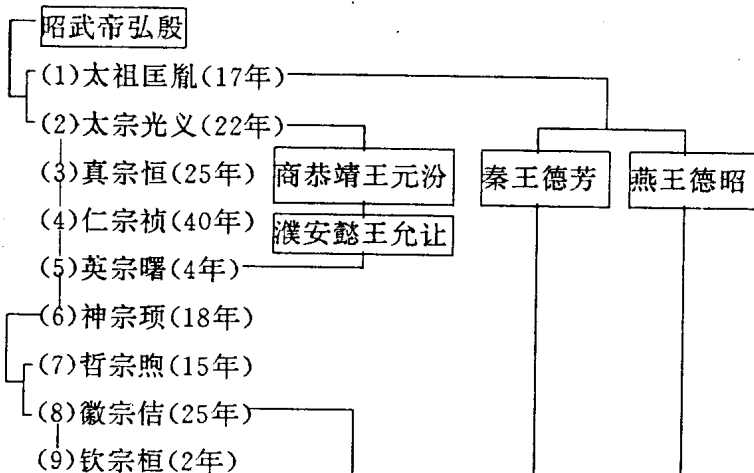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0000册

ISBN7—80523—702—6/I·2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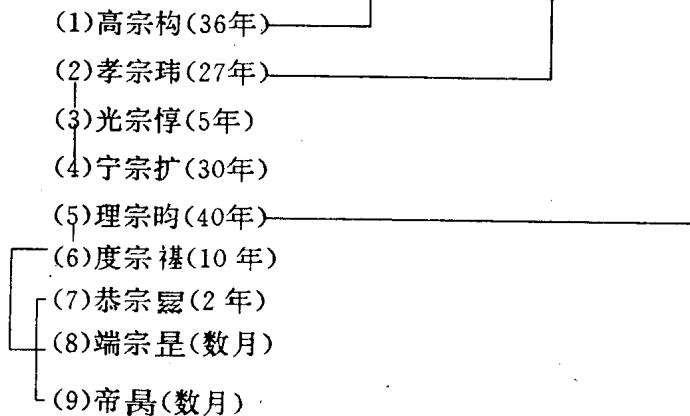
(全套10册) 定价：294元

宋世系图(赵姓)

[北宋]



[南宋]



60202/17 01

自序

后儒之读《宋史》者，尝以繁芜为病。夫《宋史》固繁且芜矣，然辽、金二史，则又有讥其疏略者。夫《辽史》百十六卷，《金史》百三十五卷，较诸四百九十六卷之《宋史》，固有繁简之殊，然亦非穷累年之目力，未必尽能详阅也。柯氏作《宋史新编》凡二百卷，薛氏《宋元通鉴》百五十七卷，王氏《宋元资治通鉴》六十四卷，陈氏《宋史纪事本末》百有九卷，皆并辽、金二史于《宋史》中，悉心编订，各有心得，或此详而彼略，或此略而彼详，通儒尚有阙如之憾，问诸近今之一孔士，有并卷帙而未尽晰者，遑问其遍览否也。他如遗乘杂出，纪载宋事，东一鳞，西一爪，多或数帝，少仅一王，欲会通两宋政教之得失，及区别两宋史籍之优劣者，不得不博搜而悉阅之。然岂所望于詹詹小儒乎？若夫宋代小说，亦不一而足，大约荒唐者多，确凿者少；龙虎争雄，并无其事，狸猫换主，尤属子虚；狄青本面涅之徒，貌何足羨？庞籍非怀奸之相，毁出不经，岳氏后人，不闻朝中选帅，金邦太子，曷尝胯下丧身？种种谬谈，不胜枚举。而后世则以讹传讹，将无作有，劝善不足，导欺有余。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，亦何若为此凭虚捏造，以诬古而欺今乎？此则鄙人之所大惑不解者也。夫以官书之辞烦义奥，不暇阅，亦不易阅，乃托为小说演成俚词，以供普通社会之览观，不可谓非通俗教育之助；顾俚言之则可，而妄言之亦奚其可乎？鄙人不敏，曾辑元明清三朝演义，以供诸世，世人不嫌其陋，反从而欢迎之。乃更溯南北两宋举三百二十年之事实，编成

演义共百回，其间治乱兴亡，贤奸善恶，非敢谓悉举无遗，而于宏纲巨目，则固已一一揭橥，无脱漏焉。且官稗并采，务择其信而有徵者，笔之于书；至若虚无惝恍之谈，则概不阑入，阅者取而观之，其或有实事求是之感乎！书成，聊志数语，用作弁言。中华民国十一年元月，古越蔡东帆自识于临江书舍。

目 录

第 1 回	河洛降神奇儿出世	孤矢见志游子离乡	(1)
第 2 回	遇异僧幸示迷途	扫强敌连擒渠帅	(8)
第 3 回	忧父病重托赵则平	肃军威大败李景达	(15)
第 4 回	紫金山唐营尽覆	瓦桥关辽将出降	(22)
第 5 回	陈桥驿定策立新君	崇元殿受禅登大位	(29)
第 6 回	公主钟情再婚志喜	孤臣败死一炬成墟	(36)
第 7 回	李重进阖家投火窟	宋太祖杯酒释兵权	(44)
第 8 回	遣师南下载定荆湘	冒雪宵来商征巴蜀	(51)
第 9 回	破川军孱王归命	受蜀俘美妇承恩	(59)
第 10 回	戢兵变再定西川	兴王师得平南汉	(67)
第 11 回	悬绘像计杀敌臣	造浮梁功成采石	(74)
第 12 回	明德楼纶音释俘	万岁殿烛影生疑	(81)
第 13 回	吴越王归诚纳土	北汉主穷蹙乞降	(88)
第 14 回	高粱河宋师败绩	雁门关辽将丧元	(95)
第 15 回	弄巧成拙妹情殉边	修怨背盟皇弟受祸	(102)
第 16 回	进治道陈希夷入朝	遁穷荒李继迁降虏	(109)
第 17 回	岐沟关曹彬失律	陈家谷杨业捐躯	(116)
第 18 回	张齐贤用谋却敌	尹继伦奋力蹙营	(123)
第 19 回	报宿怨故王索命	讨乱党宦寺典兵	(130)
第 20 回	伐西夏五路出师	立新皇百官入贺	(137)

第 21 回	康保裔血战亡身	雷有终火攻平匪	(143)
第 22 回	收番部叛王中计	纳忠谏御驾亲征	(151)
第 23 回	澶州城磋商和约	承天门伪降帛书	(159)
第 24 回	孙待制空言阻西幸	刘美人微宠继中宫	(166)
第 25 回	留遗恨王旦病终	坐株连寇准遭贬	(174)
第 26 回	王沂公劾奸除首恶	鲁参政挽辇进忠言	(182)
第 27 回	刘太后极乐归天	郭正宫因争失位	(189)
第 28 回	萧樗斤挟权弑主母	赵元昊僭号寇边疆	(196)
第 29 回	中虜计任福战歿	奉使命富弼辞行	(203)
第 30 回	争和约折服契丹	除敌臣收降元昊	(210)
第 31 回	明副使力破叛徒	曹皇后智平逆贼	(217)
第 32 回	狄青夜夺昆仑关	包拯出知开封府	(225)
第 33 回	立储贰入承大统	释嫌疑准请撤帘	(233)
第 34 回	争濮议聚讼盈廷	传颖王长男主器	(240)
第 35 回	神宗误用王安石	种谔诱降薨名山	(247)
第 36 回	议新法创设条例司	谏疑狱狡脱谋夫案	(254)
第 37 回	韩使相谏君论弊政	朱明府寻母竭孝思	(261)
第 38 回	弃边城抚臣坐罪	徙杭州名吏闲游	(268)
第 39 回	藉父威竖子成名	逞兵谋番渠被虜	(276)
第 40 回	流民图为国请命	分水岭割地界辽	(283)
第 41 回	奉使命率军征交趾	蒙慈恩减罪谪黄州	(290)
第 42 回	伐西夏李宪丧师	城永乐徐禧陷歿	(298)
第 43 回	立幼主高后垂帘	拜首相温公殉国	(306)
第 44 回	分三党廷臣构衅	备六礼册后正仪	(313)
第 45 回	嘱后事贤后升遐	绍先朝奸臣煽祸	(320)
第 46 回	宠妾废妻皇纲倒置	崇邪黜正党狱迭兴	(328)
第 47 回	拓边防谋定制胜	窃后位喜极生悲	(336)
第 48 回	承兄祚初政清明	信阉言再用奸慝	(343)

第 49 回	端礼门立碑诬正士	河湟路遣将复西番	(351)
第 50 回	应供奉朱勔承差	得奥援蔡京复相	(359)
第 51 回	巧排挤毒死辅臣	喜招徕载归异族	(366)
第 52 回	信道教诡说遇天神	筑离宫微行探春色	(373)
第 53 回	挟妓纵欢歌楼被泽	屈尊就宴相府承恩	(380)
第 54 回	造雄邦恃强称帝	通远使约金攻辽	(387)
第 55 回	帮源峒方腊揭竿	梁山泊宋江结寨	(394)
第 56 回	知海州收降及时雨	破杭城计出智多星	(402)
第 57 回	入深岩得擒叛首	征朔方再挫王师	(410)
第 58 回	夸功铭石艮岳成山	覆国丧身孱辽绝祀	(417)
第 59 回	启外衅胡人南下	定内禅上皇东奔	(425)
第 60 回	遵敌约城下乞盟	满恶贯途中授首	(433)
第 61 回	议和议战朝局纷争	误国误家京城失守	(442)
第 62 回	堕奸谋闾宫被劫	立异姓二帝蒙尘	(450)
第 63 回	承遗祚藩王登极	发逆案奸贼伏诛	(458)
第 64 回	宗留守力疾捐躯	信王榛败亡失迹	(466)
第 65 回	招寇侮惊驰御驾	胁禅位激动义师	(473)
第 66 回	韩世忠力平首逆	金兀朮大举南侵	(481)
第 67 回	巾幗英雄桴鼓助战	须眉豪气舞剑吟词	(489)
第 68 回	赵立中炮失楚州	刘豫降虏称齐帝	(497)
第 69 回	破剧盗将帅齐驱	败强虏弟兄著绩	(505)
第 70 回	岳家军克复襄汉	韩太尉保障江淮	(513)
第 71 回	入洞庭擒渠扫穴	返庐山奉檄奔丧	(522)
第 72 回	髯将军败敌扬威	愚参谋监军遇害	(530)
第 73 回	撤藩封伪主被紮	拒和议忠谏留名	(538)
第 74 回	刘锜力捍顺昌城	岳飞奏捷朱仙镇	(546)
第 75 回	传伪诏连促班师	设毒谋构成冤狱	(554)
第 76 回	屈膝求和母后返驾	刺奸被执义士丧生	(562)

第 77 回	立赵宗亲王嗣服	弑金帝逆贼肆淫	(570)
第 78 回	金主亮分道入寇	虞允文大破敌军	(579)
第 79 回	诛暴主辽阳立新君	驍前功符离惊溃变	(588)
第 80 回	废守备奸臣通敌	申和约使节还朝	(597)
第 81 回	朱晦翁创立社仓法	宋孝宗重定内禅仪	(604)
第 82 回	揽内权辣手逞凶	劝过宫引裾极谏	(613)
第 83 回	赵汝愚定策立新皇	韩侂胄弄权逐良相	(622)
第 84 回	贺生辰尚书钻狗窠	侍夜宴艳后媚龙颜	(631)
第 85 回	倡北伐丧师辱国	据西陲作乱亡家	(639)
第 86 回	史弥远定计除奸	铁木真称尊耀武	(648)
第 87 回	失中都金丞相殉节	获少女杨家堡成婚	(656)
第 88 回	寇南朝孱主误军谋	据东海降盗加节钺	(664)
第 89 回	易嗣君济邸蒙冤	逐制帅楚城屡乱	(673)
第 90 回	诛逆首淮南纾患	戕外使蜀右被兵	(682)
第 91 回	约蒙古夹击残金	克蔡州献俘太庙	(690)
第 92 回	图中原两军败退	寇南宋三路进兵	(698)
第 93 回	守蜀境累得贤才	劾史氏力扶名教	(707)
第 94 回	余制使忧谗殒命	董丞相被胁罢官	(715)
第 95 回	捏捷报欺君罔上	拘行人弃好背盟	(723)
第 96 回	史天泽讨叛诛李璿	贾似道弄权居葛岭	(732)
第 97 回	援孤城连丧二将	宠大憨貽误十年	(740)
第 98 回	报怨兴兵蹂躏江右	丧师辱国窜殒岭南	(749)
第 99 回	屯焦山全师告罄	陷临安幼主被虏	(758)
第 100 回	拥二王勉支残局	覆两宫怅断重洋	(767)

第1回 河洛降神奇儿出世 孤矢见志游子离乡

“得国由小儿，失国由小儿。”这是元朝的伯颜拒绝宋使的口头语，本没有甚么秘讖作为依据，但到事后追忆起来，却似有绝大的因果隐伏在内。宋室的江山是从周主宗训处夺来，宗训冲龄践阼，晓得甚么保国保家的法儿？而且周主继后符氏又是初入宫中，才为国母，周世宗纳符彦卿女为后，后殂，复纳其妹，入宫才十日。所有宫廷大事全然不曾接洽，陡然遇着大丧，镇日里把泪洗面，恨不随世宗同去。可怜这青年嫠妇，黄口孤儿，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，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便乘此起了异心，暗地里联络将弁，托词北征，陈桥变起，黄袍加身，居然自做皇帝，拥兵还朝。看官！你想七岁的小周王，二十多岁的周太后，无拳无勇，如何抵敌得住？眼见得由他播弄，驱往西宫，好好的半壁江山霎时间被赵氏夺去，还说是甚么禅让，甚么历数，甚么保全故主，甚么坐享太平，彼歌功，此颂德，差不多似舜、禹复出，汤、文再生。中国史官之不值一钱，便是此等谰颂所累。

这时正当五季以降，乱臣贼子扰攘数十年，得了一个逆取顺守、彼善于此的主儿，百姓都快活得很，那个去追究隐情？因此远近归附，好容易南收北抚，混一华夏，一番事情，两番做成，这真叫作时来福辔，侥幸成功呢。偏是皇天有眼，看他传到八九世，降下一个劲敌，把他河北一带先行夺去，仍然令他坐个小朝廷。康王南渡，又传了八九世，元将伯颜引兵渡江，势如破竹。可巧南宋一线，剩了两三个小孩子，今年立一个，明年被敌兵掳去，明

年再立一个，不到两年又惊死了，遗下赵氏一块肉，孤苦伶仃，流离海峤，勉强过的过了一年，徒落得崖山覆没，帝子销沉。就是文、陆、张几个忠臣，做到力竭计穷，终归无益，先后毕命，一死谢责。可见得果报昭彰，天道不爽，凭你如何巧计安排，做成一番掀天揭地的事业，到了子孙手里，也有人看那祖宗的样子，不是巧取，便是强夺，悖入悖出，总归是无可逃避呢。为世人作一棒喝，并非迷信之言。不过恶多善少，报应必速，善多恶少，报应较迟。试看朱温、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等人，多半是淫凶暴虐，善不敌恶，自己虽然快志，子孙不免遭殃，忽而兴，忽而亡，终计五季十三君，一古脑儿只四五十年。独两宋传了十八主，共有三百二十年，这也由赵氏得国以后，颇有几种深仁厚泽维系人心，不似那五季君主一味强暴，所以历世尚久，比两汉只短数十年，比唐朝且长数十年，等到山穷水尽方致灭亡。这却是天意好善，格外优待呢！

小子闲览宋史，每叹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：第一种是整肃官闾，没有女祸；第二种是抑制宦官，没有阉祸；第三种是睦好懿亲，没有宗室祸；第四种是防闲戚里，没有外戚祸；第五种是罢典禁兵，没有强藩祸。不但汉、唐未能相比，就是夏、商、周三代，恐怕还逊他一筹。但也有两大误处：北宋抑兵太过，外乏良将，南宋任贤不专，内乏良相。辽、金、元三国迭起北方，屡为边患。当赵宋全盛的时候，还不能收复燕、云十六州。后来国势日衰，无人专阃，寇兵一入，如摧枯拉朽一般，今日失两河，明日割三镇，帝座一倾，主子被虏。到了南渡以后，残喘苟延，已成弩末，稍稍出了几员大将，又被那贼臣奸相多方牵制，有力没处使，有志没处行，风波亭上冤狱构成，西子湖边骑驴归去。大家心灰意懒，坐听败亡，没奈何迎敌乞降，没奈何蹈海殉国。说也可怜，两宋三百二十年间，始终被夷狄所制，终弄到举国授虏，寸土全无，彼时惩前毖后的赵太祖，那里防得到这般收场？其实

是人有一千算，天教一算，若非冥冥中有此主宰，那篡窃得来的国家，反好长久永远，千年不败。咳！天下岂有是理吗？总冒一段，仍归到篡窃之罪，笔大如椽，心细似发。看官不要笑我饶舌，请看下文依次叙述，信而有徵，才知小子是核实陈词，并非妄加褒贬哩。解官野乘，一同俯首。

且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，洛阳的夹马营内生下一个香孩儿，远近传为异闻。什么叫作香孩儿呢？相传是儿初生，赤光绕空，并有一股异香围裹儿体，经宿不散，因此叫作香孩儿。从异闻入手，下笔突兀。或谓后唐明宗李嗣源继阼以后，每夕在宫中焚香，向天拜祝，自言某本胡人，为众所推，暂承唐统，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主，拨乱反正，混一中原。谁知他一片诚心，感格上苍诞生灵异，洛阳的香孩儿便是将来的真命天子，生有异征，也是应有的预兆。香孩儿事见正史，虽或由史官谀颂，但崛起为帝，传统三百年，当非凡人可比。究竟这香孩儿姓甚名谁？看官听着！便是宋太祖赵匡胤。画龙点睛。他祖籍涿州，本是世代为官，不同微贱。高祖名朮，曾受职唐朝，做过永清、文安、幽都的大令。曾祖名珽，历官藩镇，兼任御史中丞。祖名敬，又做过营、蓟、涿三州的刺史。父名弘殷，少骁勇，善骑射，后唐庄宗时曾留典禁军，娶妻杜氏，系定州安喜县人，治家严毅，颇有礼法，第一胎便生一男，取名匡济，不幸夭逝，第二胎复生一男，就是这个香孩儿。香孩儿体有金色，数日不变，难道是罗汉投胎？到了长大起来，容貌雄伟，性情豪爽，大家目为英器。乃父弘殷，历后唐、后晋二朝，未尝失职，香孩儿赵匡胤出入营中，专喜骑马，复好射箭，有时弘殷出征，匡胤侍母在家，无所事事，辄以骑射为戏。母杜氏劝他读书，匡胤奋然道：“治世用文，乱世用武，现在世事扰乱，兵戈未靖，儿愿娴习武事，留待后用，他日有机可乘，得能安邦定国，才算出人头地，不至虚过一生呢。”人生不可无志，请看宋太祖自负语。杜氏笑道：“但愿儿能继承祖业，毋玷门楣，便算幸事，还想甚么大功名、大事业哩！”匡胤道：“唐太

宗李世民，也不过一将门之子，为什么化家为国，造成帝业？儿虽不才，亦想与他相似，轰轰烈烈做个大丈夫，母亲以为可好么？”杜氏怒道：“你不要信口胡说！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，我不愿听你瞎闹，你还是读书吧！”匡胤见母亲动怒，才不敢多嘴，默然退出。

怎奈天性好动，不喜静居，往往乘隙出游，与邻里少年驰马角射，大家多赛他不过，免不得有妨害的心思。一日，有少年某牵一恶马来访匡胤，凑巧匡胤出来，见了少年，却是平素往来，互相熟识，立谈数语，便问他牵马何事？少年答道：“这马雄壮得很，只是没人能骑，我想你有驾驭才，或尚能驰骋一番，所以特来请教。”匡胤将马一瞧，黄鬃黑鬣，并没有什么奇异，不过马身较肥，略觉高大，便微哂道：“天下没有难骑的马，越是怪马我越要骑他，但教驾驭有方，怕他倔强到那里去！”后来驾驭武臣，亦是此术。少年恰故意说道：“这也不可一概论的。的卢马常妨主人，也宜小心为是。”道将不如激将，少年亦会使刁。匡胤笑道：“不能驭马，何能驭人？”你看我跑一回罢！”少年对他嘻笑，且道：“我去携马鞍等来，可好么？”匡胤笑道：“要什么马鞍等物。”说至此，即从少年手中取过马鞭，奋身一跃，上马而去。那马也不待鞭策，向前急走，但看他展开四蹄，似风驰电掣一般，倏忽间跑了五六里，前面恰有一城，城阨不甚高大，行人颇多，匡胤恐飞马入城，人不及避，或至撞损，不如阻住马头，仍从原路回来。偏这马不听约束，而且因没有衔勒，令人无从羁绊，匡胤不觉焦急，正在马上设法，俯首凝思，不料这马跑得越快，三脚两步竟至城阨，至匡胤抬起头来，凑巧左额与门楣相触，似觉微痛，连忙向后一仰，好一个倒翻筋斗，从马后坠将下来。我为地捏一把冷汗。某少年在后追蹶，远远的见他坠地，禁不住欢呼道：“匡胤，匡胤！你今朝也着了道儿，任你头坚似铁，恐也要撞得粉碎了。”正说着，蓦见匡胤仍安立地上，只马恰从斜道窜去，离了一箭多地。匡胤复抢步追马，赶上一程，竟被追着，

依然耸身腾上，扬鞭向马头一拦，马却随鞭回头，不似前次的倔强，顺着原路安然回来。少年在途次遇着，见匡胤面不改色，从容自若，不由的惊问道：“我正为你担忧，总道你此次坠马，定要受伤，偏你却有这般本领，仍然乘马回来，但身上可有痛楚么？”匡胤道：“我是毫不受伤，但这马恰是性悍。非我见机翻下，好头颅早已撞碎了。”言罢，下马作别，竟自回去，某少年也牵马归家，无庸细表。

惟匡胤声名从此渐盛，各少年多敬爱有加，不敢侮弄。就中与匡胤最称莫逆，乃是韩令坤与慕容延钊两人。令坤籍隶磁州，延钊籍隶太原，都是少年勇敢，倜傥不群，因闻匡胤盛名，特来拜访，一见倾心，似旧相识，嗣是往来无间，联成知己，除研究武备外，时或联辔出游，或校射，或纵猎，或蹴鞠，或击球，或作樗蒲戏。某日，与韩令坤至土室中六博为欢，正在呼么喝卢的时候，突闻外面鸟雀声喧，很是嘈杂，都不禁惊讶起来。匡胤道：“敢是有毒虫猛兽经过此间，所以惊起鸟雀，有此喧声？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，尽可出外一观，射死几个毒虫，几个猛兽，不但为鸟雀除害，并也为人民免患，韩兄以为何如？”令坤听了大喜道：“你言正合我意。”一主一将，应寓仁心，当下停了博局，挟了弓矢，一同出室，四处探望，并没有毒虫猛兽，只有一群喜雀互相搏斗，因此噪声盈耳。韩令坤道：“雀本同类，犹争闹不休，古人所谓雀角相争，便是此意。”匡胤道：“我等可有良法替他解围？”令坤道：“这有何难，一经驱逐，自然解散了。”匡胤道：“你我两人，也算是一时好汉，为什么效那儿童举动，去赶鸟雀呢？”令坤道：“依你说来，该怎么办？”匡胤道：“两造相争，统是狠戾的坏处，我与你挟着弓箭，正苦没用，何妨弹死几只暴雀，隐示惩戒。来！来！你射左，我射右，看那个射得着哩！”令坤依言，便抽箭搭弓，向左射去，匡胤也用箭右射，飕飕的发了数箭，射中了好几只，随箭坠下，余雀统已惊散，飞逃得无影无踪了。除暴之法，均可作如是观。

两人方彘弓戢矢，忽又听得一声怪响从背后过来，仿佛与地震相似，急忙返身后顾，那土室却无缘无故坍塌下来。令坤惊讶道：“好好一间土室突然坍倒，正是出人意外，亏得我等都出外弹雀，否则压死室中，没处呼冤呢！”匡胤道：“这真是奇极了！想是你我命不该死，特借这雀噪的声音叫我出来，雀既救我的命，我还要他的命，这是大不应该的。现在悔已迟了，你我不如拾起死雀，一一掩埋才是。”莫非仁术。令坤也即允诺，当将死雀尽行埋讫，然后分手自归。

会晋亡汉继，中原一带多被辽主蹂躏，民不卿生。匡胤年逾弱冠，闻着这种消息，未免忧叹，恨不得立刻从军，驱除大敌。既而辽主道歿，辽兵北去。事见五代史，故此处从略。匡胤父弘殷，已为匡胤聘定贺女，择吉成婚，燕尔新欢自在意中，免不得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到了汉乾祐中，隐帝时。弘殷出征凤翔，战败王景，积功擢都指挥使。匡胤未曾随征，在家闲着，又惹起一腔壮志，便欲辞母西行。乃母杜氏不肯照允，他竟潜身外出，直往襄阳，在途寄信回家劝慰母妻，那母妻才得知晓，但已无法挽留，只好听他前去。匡胤初经远游，未识路径，本拟向西从父，不意走错了路，反绕道南行，及自知有误，索性将错便错，顺道行去。所苦随身资斧，带得不多，行至襄阳，一无所遇，反将川资一概用尽。关山失路，日暮途穷，那时进退维谷，不得已投宿僧寺。僧徒多半势利，看他行李萧条，衣履黧敝，已料到是落魄征夫，乐得白眼相对，当下哗声逐客，不容羁留。匡胤没法，只好婉词央告，借宿一宵，说至再三，仍不得僧徒允洽，顿时忍耐不住，便厉声道：“你等秃奴，这般无情，休要惹我懊恼！”一僧随口戏应道：“你又不是个皇帝，说要甚么，便依你甚么？我今朝偏不依你，看你使出什么法儿！”道言未绝，那右足上已着了一脚，不知不觉的倒退几步，跌倒地上。旁边走过一僧，叱匡胤道：“你敢是强徒吗？快吃我一拳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僧拳已向匡胤胸前猛击过来。匡

胤不慌不忙，轻轻的伸出右手将他来拳接住，喝一声去，那僧已退了丈许，扑塌一声，也向地上睡倒了。还有几个小沙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统向内飞奔。不一时走出了一个小僧，衲衣锡杖，款款前来。匡胤瞧将过去，却是庞眉皓首，癯骨清颜，比初见的两僧大不相同，不由的躁释矜平，竦然起敬。小子有诗咏那老僧道：

莫言方外乏奇人，参透禅关悟夙因。

愿借片帆风送力，好教真主出迷津。

欲知老僧如何对付，且至下回表明。

看本回一段总冒，已将宋朝三百年事包括在内。所谓振衣揭领，举网定纲，以视俗本小说，空空洞洞的说了几句套话，固自大相径庭矣。后半叙入宋太祖出身，都是依据正史，不涉虚诞，偏下笔独有神采，令人刮目相看，是盖具史家、小说家之二长，故能雋妙若此。古人所谓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吾于作者亦云。